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學刊

Annal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 編輯

第三集



商務印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學刊

Annals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輯

第三集

商務印書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第三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ISBN 7-100-04139-2

I. 中… II. 中… III. 中國—古代史—研究—叢刊 IV. K2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覈字(2004) 第 032651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編委會編輯  
第三集

---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ISBN 7-100-04139-2/K·804

---

2004年10月第1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34¼

定價: 60.00 圓

# 目 次

- 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遷徙 ..... 王震中(1)
- 晚商“疆域”中的點、面與塊 ..... 林 歡(67)
- 《尚書·呂刑》的“贖刑”評價問題 ..... 劉起鈞(85)
- 關於子犯編鐘的幾個問題 ..... 王澤文(93)
- 韓國紀年兵器研究 ..... 蘇 輝(115)
- 《漢書·西域傳上》要注 ..... 余太山(125)
- 尹灣漢簡《贈錢名籍》性質考辨  
——兼論西漢成帝時期東海郡的社會與經濟狀況 .....  
..... 蔡萬進(179)
- 漢魏六朝父系意識的成長與“宗族”問題  
——從北朝百姓的聚居狀況談起 ..... 侯旭東(205)
- 《舊唐書》勘誤 ..... 吳玉貴(237)
- 試論唐後期中央長官的上事之儀  
——以尚書僕射的上事為中心 ..... 吳麗娛(263)
- 遼朝漢族地主與契丹權貴的封建化 ..... 李錫厚(293)
- 《元典章·戶部·祿廩》校釋 ..... 陳高華 張帆 劉曉(329)
- 金元之際詩僧性英事迹考略 ..... 劉 曉(369)
- 朝鮮司譯院“蒙學三書” ..... 烏雲高娃(385)
- 明初輔政體制的建立與職能整合 ..... 張憲博(399)

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 來自中、英、葡三方的歷史記述 …………… 萬 明(421)
- 佐領源流與清代興衰 …………… 楊海英(445)
- 章實齋集外佚札二通考證 …………… 陳祖武(477)
- 陳季同編年事輯 …………… 李華川(483)
- 吳瑭《溫病條辨》稿本題記 …………… 辛德勇(533)

## CONTENTS

- The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Shang People .....  
..... Wang Zhenzhong(1)
-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Late Shang .....  
..... Lin Huan(67)
- About the *shu xing* (贖刑) in the *Classic of Documents* ...  
..... Liu Qiyu(85)
-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Zifan Bells ..... Wang Zewen(93)
- Study on the Dated Weaponry of the Han State .....  
..... Su Hui(115)
- Notes on the Chapter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Han History*  
(*Han Shu*) ..... Yu Taishan(125)
-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Donghai Prefectur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een in the Yinwan Bamboo In-  
scription ..... Cai Wanjin(179)
- The Growing Patrilineal Notion and Descent Groups in Medie-  
val China ..... Hou Xudong(205)
- Some Corrections about *Old History of Tang* (*Jiu Tang shu*)  
..... Wu Yugui(237)
- The Regulation of Submitting Memorial with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 Wu Liyu(263)
- The Feudalism of the Han Landlord and Qidan Noble of the  
Liao Dynasty ..... Li Xihou(293)
- Notes on the *Institutions of Yuan Dynasty* (*Yuan Dian Zhang*)  
..... Chen Gaohua, Zhang Fan and Liu Xiao(329)
- A Study on Xing Ying, a Buddhist Poe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tween the Jin and the Yuan Dynasties .....	Liu Xiao(369)
About the Three Mongolian Textbooks in Korea .....	Wuyun Gaowa(385)
The Establishment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Auxiliary Institu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	Zhang Xianbo(399)
The First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the Ming Dynasty .....	Wan Ming(421)
The Development of <i>zuo ling</i> (佐領) and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	Yang Haiying(445)
A Study on Certain Zhang Shizhai's Uncollected Writings .....	Chen Zuwu(477)
A Study on the Biography of Chen Jitong .....	Li Huachuan (483)
Notes on the Manuscript of Wu Tang's <i>Wen Bing Tiao Bian</i> (《溫病條辨》) .....	Xin Deyong(533)

# 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遷徙

王震中

**內容提要：**本文以歷史文獻為主，結合甲骨文、考古學資料，對商族的發祥地、殷契至成湯的遷徙，以及湯所居之亳，作了系統而周詳的考辨和論述。文中認為，商族發祥於冀南的古漳水流域，最早的“商”和“蕃”是一地二名，“契居蕃”是在戰國時的番吾、今河北省磁縣境；昭明所遷之砥石是在古泝水、石濟水所經流的今石家莊以南、邢臺以北一帶；相土所居之商丘在今河南濮陽；商侯冥時期商族活動的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黃河中游；王亥居於安陽之殷；上甲微居於鄴。文中通過對甲骨文中“商”、“中商”、“大邑商”的重新探討，認為在征人方卜辭中，距離“商”地很近的“亳”，是殷都安陽東邊、今河南內黃或其附近的郭亳，可稱為內黃郭亳說，此即成湯滅夏之前所居之亳，也是甲骨文中惟一的亳。偃師商城雖為成湯滅夏之後所建之都城，但它在甲骨文時代即在商代商人自己並不稱其為亳，甲骨文中也無後世所說的“三亳”並存的情形。

**關鍵詞：**商族 遷徙 亳邑 郭亳

中國上古史上的商族發祥於何地？其最初活動的地域在哪裏？這是敘述商的早期歷史時應該回答的話題，但也是異說紛呈、莫衷一是的問題。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從文獻的角度著眼，後來隨著田野考古收穫的不斷增加，愈來愈多的學者試圖將這一研究與考古學上的先商文化結合起來。儘管如此，也還是見仁見智的局面。究其原因，或可能是對文獻理解上的差異，或可能是考古學與文獻結合的方法尚值得推敲。較為科學的結合應該是在對二者分別有一個系統研究、系統梳理基礎上的結合。為此，本文首先從文獻的角度對於商族的起源與商湯滅夏以前的遷徙作一系統梳理，並在湯居亳的問題上對甲骨文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在必要時將歷史文獻、甲骨文和考古學加以結合。

## 一、商族的發祥

商族原有悠久的歷史，建立過強大的商王朝，被周推翻後尚保留有宋國一直到戰國



晚期,因而有關商族的起源及其早期的遷徙也留有一些文獻資料。然而從實證史學的角度看,這些史料作為可以徵信的史實,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由此,有關商族的起源也是異說迭起,諸說紛呈,大致有:1. 西方說,認為商族發祥於陝西商洛<sup>①</sup>或關中地區<sup>②</sup>;2. 東方說,認為商族發祥於河南商丘<sup>③</sup>,或云發祥於山東<sup>④</sup>;3. 晉南說,認為商族發祥於山西永濟<sup>⑤</sup>,或云發祥於垣曲、永濟一帶<sup>⑥</sup>;4. 河北說,認為商族發祥於河北漳水<sup>⑦</sup>、河北易水<sup>⑧</sup>、河北永定河與滹水之間<sup>⑨</sup>;5. 河北東北<sup>⑩</sup>及環渤海灣一帶說<sup>⑪</sup>;6. 北京說<sup>⑫</sup>;7. 東北說,認為商族發祥於遼寧西部<sup>⑬</sup>,或云發祥於幽燕<sup>⑭</sup>。那麼,商人後裔——春秋時期的商人即宋國人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呢?《詩·商頌·玄鳥》說: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詩·商頌·長發》又說:

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 ① 《書·湯誓》鄭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為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又《史記·殷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商譽之子處所封也。”
- ② 顧頡剛:《殷人自西徂東說》,載王宇信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第3輯。
- ③ 王國維:《說商》,《觀堂集林》卷一二,中華書局1959年版。張光直:《商名試釋》,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 ④ 王玉哲:《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頁。
- ⑤ 李民、張國碩:《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頁;李民:《關於商族的起源》,《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李民:《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動的歷史舞臺》,《殷都學刊》1984年第2期。
- ⑥ 陳昌遠:《商族起源地望發微——兼論山西垣曲商城發現的意義》,《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陳昌遠、陳隆文:《論先商文化淵源及其殷先公遷徙之歷史地理考察》(上)(下),《河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1、2期。
- ⑦ 田昌五:《試論夏文化》,《文物》1981年第5期;鄭衡:《論湯都鄭亳及前後的遷徙》,載鄭衡《夏商周考古論文集》(第二版),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頁。
- ⑧ 李亞農:《李亞農史論集·殷代社會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⑨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1988年新1版,第17頁。
- ⑩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下冊,1934年;傅斯年:《東北史綱》第一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版,第24、124頁。
- ⑪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卷第1期。
- ⑫ 曹定雲:《商族淵源考》,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 ⑬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東北說》,《中華文史叢論》1978年第7期;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1—54頁。
- ⑭ 于志耿等:《商先起源於幽燕說》,《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于志耿等:《商先起源於幽燕說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7期。蘭新建:《先商文化探源》,《北方文化》1985年第2期。

這裏的“商”是一個國族號。王國維《觀堂集林·說商》一文曾說“商之國號，本於地名”，這個說法學界多數是同意的。但對於商人來說，“商”在相當多的場合，代表的是其所居的國土<sup>①</sup>。詩中說的“宅殷土芒芒”中的“殷土”，指的就是商土。之所以稱為“殷土”，是因為商代晚期國都於安陽殷墟，故而在後人的稱呼中，商土又稱為殷土，商與殷可以互換相稱。由於商人的勢力有消有長，其領土也有大有小。作為最早的發祥之地，範圍自然不會太大。從這個意義上講，說“商之國號，本於地名”是可行的。也就是說，商族之發祥是和稱為“商”的地方聯繫在一起的。只是由於商族經常遷徙，這最早的商地，究竟是如鄭玄《書·湯誓》注和《括地志》編者所說的在陝西商洛？還是如《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之語以及王國維所說的在河南商丘？抑或如《史記·鄭世家·集解》所引賈逵說的在漳南殷虛？或者是如葛毅卿、楊樹達、丁山等人所說的在冀南漳水流域？<sup>②</sup>這些都尚需作進一步辨析。這四說中，第一說可稱為“上洛說”，第二說可稱為“宋國說”，第三說可稱為“殷虛說”，第四說可稱為“漳水說”。筆者以為作為上述四說的取捨標準，最早的“商”應該和商族的始祖契的居地是一致的，《史記·殷本紀》即說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篇》言“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契所封的商地，也稱為“蕃”或“番”。如《世本》說“契居蕃”，《水經·渭水注》引《世本》作“蕃”，而《通鑑地理志通釋》引《世本》則作“番”。可見“蕃”或作“番”，二字通用。儘管隨著商族的遷徙，名號為“商”的地域也在不斷地出現，亦即對於商人來說，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商地，但與契聯繫的當然是最早的商地，這個商地也叫“番”或“蕃”，所以最早“商”和“蕃”是一地二名。

那麼，契所居番的方位有無線索可尋？丁山曾疑惑契所居蕃“是亳字音譌”，並說“博、薄、蒲、番、蕃五個字，漢初寫法，尚無刻定之形；所以‘契居蕃’，我認為應在滄水支流的博水流域。《左傳》所謂‘燕亳’，也應該在蒲水的源頭蒲陽山附近。”<sup>③</sup>丁山先生的考證對於“燕亳”一地的探尋是有幫助的，但與他同時把早期的商地考定在漳水流域又是相矛盾的。其實漳水流域即有番地。如《戰國策·齊策一》“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以及《戰國策·趙策二》“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中的“番吾”，就是很早被稱為番的地方。“番吾”大概是“番”或“蕃”的緩讀。關於番、番吾等單字與二字發音關係以及與亳的讀音關係，王玉哲先生曾有過很好的考證，他說：

①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3 頁。

② 葛毅卿：《說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4 分，1938 年；楊樹達：《釋滄》，《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科學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7 頁；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 1988 年新 1 版，第 13 頁。

③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 1988 年新 1 版，第 16—17 頁。

文獻上這些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等字，以聲類韻部求之，可能都是“亳”字一音之轉。“亳”字為並紐鐸韻字，上古聲為〔b'wak〕，段玉裁定為五部。“薄”與“亳”聲完全相同，可以不論。而“博”〔pwak〕字與“亳”僅清濁不同，均五部字。“蒲”為模韻，《切韻》音為〔b'uo〕，但模部字上古音應有一個濁紐〔-g〕的韻尾輔音。段玉裁也定為五部字，故與“亳”相通。“番”的韻部雖然與“亳”字音較遠（番字是段氏十四部），但其聲母與“亳”也是可以通轉的。

至於兩字名的“薄姑”、“蒲姑”、“蒲吾”與“番吾”中的“姑”和“吾”兩字，一為見紐，一為疑紐，都是舌根音，發音部位相同。所以，“蒲吾”、“番吾”也就是“薄姑”。這些名字雖然寫法不同，但實際上都來源於“亳”字。因為“亳”上古音是〔b'wak〕，若緩讀之，韻尾輔音〔-k〕用見紐的“姑”或疑紐的“吾”字標出，即構成“薄姑”、“蒲姑”、“蒲吾”、“番吾”等兩字之詞。“亳”字的古音仍保存於日本，日語的吳音讀“亳”為〔baku〕，與“薄姑”兩字音極為相近。

由此觀之，則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變，是商契後裔移徙時帶到各地的遺跡。博水、蒲水、蒲吾等地名、水名大致的分佈地域，和我們前面討論的商、滴水、漳水、滹沱的地域也大致相同，我們認為商族最早生活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帶，若合符節。<sup>①</sup>

由上述可知，“番吾”實為“番”之緩讀，至於番吾、番與亳等字的關係，暫且不論。《戰國策》的《齊策》和《趙策》提到的番吾，也見於《史記》的《趙世家》與《蘇秦傳》。關於番吾的位置，《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常山有番吾縣。”《正義》引《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下有蒲吾縣。《元和郡縣圖志》卷一七恒州房山縣條“番吾”作“蒲吾”。《讀史方輿紀要》卷一四真定府平山縣蒲吾城條：“縣東南二十里。戰國時曰番吾，為趙之重地。”根據這些說法，番吾一地已北臨滹沱河。但這只是漢時的蒲吾，並非秦趙之戰的番吾。其實從《戰國策·趙策二》“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即已可得知，番吾位於漳水與邯鄲之間。《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說，趙悼襄王時，“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類似的記載也見於《趙世家》。由《戰國策·趙策二》和《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等記載，可以肯定番吾就在漳河附近、今河北省磁縣境。

番吾一地得以確定，那麼，番吾附近有無名為商的地方？我們認為就在古漳河地區<sup>②</sup>。

① 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頁。

② 原漳水在河北臨漳縣之北，近代漳水南移，臨漳隔在了漳水之北。

殷墟卜辭中有叫做“滴”的河流，葛毅卿《說滴》一文以“滴”讀為“漳”<sup>①</sup>。楊樹達《釋滴》也是以滴為漳水<sup>②</sup>。丁山<sup>③</sup>、王玉哲<sup>④</sup>諸先生也主此說。李學勤先生認為以滴為漳水，只是以聲類比附，缺乏證據。他早年據卜辭中的地名排比，最後考定“滴在商西孟東，是一條較大的河流，顯然即是沁水”<sup>⑤</sup>。然而，後來據鍾柏生的研究，卜辭中有兩個孟地，與滴相聯繫的孟，不在商西，而是商東春秋時代的斂孟，位於今濮陽市東南<sup>⑥</sup>。鄭傑祥先生也認為“卜辭已記有沁水，卜辭沁水也就是後世的沁水，因此它不可能又稱作滴水”<sup>⑦</sup>。他考證卜辭所記的滴水很有可能就是後世的清水。此外，李學勤先生當年認為滴水就是沁水，是與他把商王征人方卜辭排譜排在西方相聯繫的，近年他已改變了這一看法，認為卜辭中的人方即夷方，在山東<sup>⑧</sup>。這樣，若卜辭中的人方在山東，會不會也要影響到李先生滴水即沁水的看法？總之，卜辭中的水名滴究竟在何地，學術界還難以取得一致，但誠如鄒衡先生所說，商與章古字相通是無可置疑的<sup>⑨</sup>，而《水經·河水注》漳水下游確有水名商河，俗稱小漳河，酈注曰：“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人所以稱商，大概是因為商人遠祖住在漳水，而最早的漳水或者就叫做商水。”<sup>⑩</sup>

契所居番為今河北磁縣的番吾，緊鄰磁縣的漳水最早或者就叫做商水，那麼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相關聯的商地，即應該在漳水流域至磁縣一帶，商族的發祥地就在這裏。顯然，這一立論的基礎是把《詩·商頌》所說的商族的誕生與古籍中契封於商、契居番的記載相結合。與此相關聯的是，商族的始祖是契而非帝嚳，有娥氏也只是契之前即商族形成之前的母方支系。那些由帝嚳來立論商族起源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而通過有娥氏或商族的鳥圖騰崇拜來論證商族的起源，也需要作一些說明和澄清。

先說帝嚳問題。《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大戴禮記·五帝德篇》說帝嚳是高辛氏。王國維說帝嚳是《山海經》中的帝俊，也就是

① 葛毅卿：《說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1938年。

② 楊樹達：《釋滴》，《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頁。

③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1988年新1版，第13—14頁。

④ 王玉哲：《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⑤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頁。

⑥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初版。

⑦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頁。

⑧ 李學勤：《重論夷方》，《民大史學》(1)，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又收入《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學勤：《夏商周與山東》，《煙臺大學學報》第15卷第3期，2002年7月。

⑨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夷吾不如弦商”，《呂氏春秋·勿躬篇》中“弦商”作“弦章”。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三》也曾說：“商與章古字通”。

⑩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二版)，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頁。

甲骨文中商人的“高祖夔”<sup>①</sup>。王國維的這一說法，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但相當多的古文字學家有不同的看法，如丁山認為：“簡狄，一名娥簡，即卜辭所常見的高祖夔，此商人原始的圖騰。”<sup>②</sup>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中說：徐中舒、容庚、唐蘭、楊樹達都不相信王國維的這一說法，“而徐、容、楊均以爲是‘禹’字，徐氏說‘以形觀之，與禹爲近’”<sup>③</sup>。卜辭“高祖夔”之夔，最早王襄即認爲是“古禹字，段茂堂先生云：殷玄王以爲名，見《漢書》。俗改用楔契字”<sup>④</sup>。饒宗頤先生釋此字爲“頁”而謂讀爲禹，他考證後也認爲是殷之先祖契<sup>⑤</sup>。《史記·三代世表》、《漢書·古今人表》都將殷始祖契寫作禹。卜辭中稱爲高祖者，有高祖夔、高祖河、高祖王亥、高祖乙，高祖即遠祖。筆者認爲商族的始祖實際上只能從契算起，而不能從帝嚳算起，因而若以卜辭中的高祖夔爲商的始祖的話，就只能是契，而不能是嚳。

帝嚳爲何不能做爲商的始祖？理由有三。其一，《史記·殷本紀》雖說簡狄爲帝嚳的次妃，但在《周本紀》中說“姜原爲帝嚳元妃”，在《五帝本紀》中還說“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媯訾氏女，生摯。”《大戴禮記·帝系》說得更明白：“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曰姜原氏，產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媯訾氏，產帝摯。”據此我們只能說帝嚳是四個部族的始祖而非僅僅爲商族一族的始祖。更何況在《史記》和《大戴禮記》中，姜原爲帝嚳的元妃而簡狄僅爲次妃。實際上，帝嚳爲四個部族的始祖正說明這些族中哪一族他都不是其始祖，這一點後面再說。

其二，在商族的古史傳說中，有一個以玄鳥爲圖騰的始祖誕生神話。《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呂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謐謐，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楚辭·天問》也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這些都可以視爲是對“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和“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的很好說明。由於在商人部族誕生神話中，其始祖商契來源於玄鳥，故商契又稱爲“玄王”。如《詩·商頌·長發》云：“玄王桓拔。”毛傳曰：“玄王，契也。”《國語·周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韋昭注：“玄王，契也。”朱熹《詩集傳》說：“玄王，契也，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商的這一始祖誕生神

①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觀堂集林》卷九，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② 丁山：《商周史料考證》，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41 頁。

③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338 頁。

④ 《類纂》正編第十四，第 62 頁。

⑤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72—273 頁。

話，有不少學者認為它反映了商族曾有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或者認為契時經歷了由母系向父系的轉變。對於這些我們暫且不論，但簡狄因吞玄鳥卵而生契的神話傳說本身說明殷契是沒有父親的，把簡狄說成是帝嚳次妃的說法，顯然是在這個神話傳說產生之後附加上去的，其時代應在進入周代以後。

其三，王國維說《山海經》中的帝俊就是帝嚳，也不能證明帝嚳為商族的始祖。王國維舉出帝俊即帝嚳的證據是：第一，“俊者帝嚳之名。《史記·五帝本紀·索引》引皇甫謐曰‘帝嚳名俊’；《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曰：‘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俊。’”王國維說這個俊就是《大荒經》及《海內經》中的帝俊。第二，“帝俊之子中容、季釐，即《左氏傳》之仲熊、季狸，所謂高辛氏之才子也。‘有子八人’又《左氏傳》所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也。”第三，“《詩·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禮記·帝系篇》曰‘帝嚳下妃娥訾之女曰常儀，生摯’，《家語》、《世本》，其文亦然。”王國維因此說常儀即帝俊妃常羲。又說：“曰羲和，曰娥皇，皆常儀一語之變。”<sup>①</sup>郝懿行也舉出過類似的證據<sup>②</sup>。帝嚳有可能確實是帝俊，但這也不能證明他是商族的始祖。在《山海經》中，帝俊雖有人帝的一面，但更具有上帝的性質，如《大荒東經》說：“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說：“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帝俊顯然在日神月神之上，並含有自然神的性格。徐旭生先生對帝俊曾有過專門研究，他說：“帝俊這個人物，在《山海經》裏面，可以說是第一烜赫的了。裏面載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經》裏面只有帝顓頊多至十七事，可是他與九嬪葬處一事三見，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黃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嚳三事，帝堯二事，帝舜九見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鴻一事。其餘的人沒有帝稱）。’’<sup>③</sup>通過這十六項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東西南北，無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發明，差不多全出於他的子孫；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內許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陽是他的兒子，月亮是他的女兒，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鳥”的“下友”。根據這些，筆者認為《山海經》中的“帝俊”實際上就是商代“上帝”的化身，是上帝的人格化，帝俊的下友“五采之鳥”就是卜辭中的“帝使鳳”<sup>④</sup>。大概我國的東部地區在

①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 《山海經·大荒東經》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郝懿行疏云：“《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言其名曰俊。’疑俊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審何據。《南荒經》云：‘帝俊妻娥皇。’郭蓋本此說。然《西荒經》又云：‘帝俊生后稷。’《大戴禮記·帝系篇》以后稷為帝嚳所產，是帝俊即帝嚳矣。但經內帝俊疊見，似非專指一人。”

③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第67頁。

④ 學術界一般多認為卜辭中的“帝”是商代的最高神或至上神，然而，晁福林先生在《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認為，“帝只是殷代諸神之一，而不是諸神之長”（第164頁）。晁先生的論證有一定的道理。筆者以為卜辭中的帝比較特殊，說它是殷人的至上神，有些特徵又不太完整，它處於正走向至上神的發展的途中。

把商代的上帝人格化、人性化過程中，將其稱為帝俊，而且對他的所謂“妻”以及由他分出的許多氏族並沒有區別所謂“元妃”、“次妃”的等次。帝俊就是帝嚳，帝嚳之嚳，《管子·侈靡篇》、《史記·三代世表》和《封禪書》亦作皓，《集韻》：“皓，通作嚳。”嚳與皓都從告聲。太皞的皞，《楚辭·遠遊》作皓，《淮南子·覽冥訓》作皓，皓與皓也都從告聲。太皞，《世本》和《帝王世紀》亦作太昊。所以，嚳、皓、皓、皞、昊可以通用，表達的是日月昊天的意思。帝嚳的出現，大概是周人把商代的上帝轉換成周人的昊天，並加以人格化的結果。周王稱作天子，不也是把皇天上帝人格化的做法？由於這一轉換工作是周人做的，所以在人為地給帝嚳配的四妃中，只有周人的姜原為元妃。這種轉換工作也是對古史或古史傳說、神話傳說的一種新的整合、綜合工作，但由於地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其整合或綜合亦略有差異，有一些細微的特點，如《山海經》中的帝俊與儒家典籍中的帝嚳就是同中略有異。前者反映了東部地區的國族在把商代上帝人格化為帝俊時，尚保留有較多的自然神的性格，而後者則反映了周人的這一轉化所含的倫理化程度更高。

由上述可以得出帝嚳並非商族的始祖，因而在有些著述中，或者認為“契父帝嚳都亳”，在山西南部之薄山<sup>①</sup>；或者認為契“父為帝嚳，亦即太皞”，屬於東方之族<sup>②</sup>，對於諸如此類的論述，筆者認為凡是有關帝嚳的材料來作為商族起源於某地的證據之一，都是值得重新考慮的，也是不太靠得住的。

談了帝嚳之後，我們再來談有娥氏的問題。有娥氏與商的關係，見於《詩·商頌·長發》<sup>③</sup>、《楚辭》的《離騷》<sup>④</sup>和《天問》<sup>⑤</sup>、《呂氏春秋·音初》<sup>⑥</sup>、《史記·殷本紀》<sup>⑦</sup>等文獻。根據這些文獻，契母為有娥氏之女，在先秦時期的神話傳說中是明確的，據此，若追溯契以前的商族淵源，可以追溯到有娥氏。然而，既然商族的始祖是契，商族的形成以契的出現為開端，那麼契以前的有娥氏就只能是商族淵源中的母方支系。這正像周族始祖后稷，其母姜原為有邠氏之女，屬於姜姓炎帝族系統，我們由此可以探討周與姜姓的關係，還可以說有邠氏是周族淵源中的母方支系，但不能說姬姓的周族起源於姜姓的炎帝族。同樣的道理，有娥氏只能是商族的淵源之一，從而商族起源於晉南說中，把《史記·

① 李民：《關於商族的起源》，《鄭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李民、張國碩：《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頁。

②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第一輯，1964年。

③ 《詩·商頌·長發》：“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④ 《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⑤ 《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⑥ 《呂氏春秋·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

⑦ 《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殷本紀《正義》“按《紀》云：‘桀敗於有娥之墟’，有娥當在蒲州也”，作為其證據之一，也可作重新解釋。因為我們說“有娥當在蒲州”，或許只是說商族形成之前，構成商族的母方支系曾活動於晉南的蒲州，而不能說整個商族發祥於晉南，商族形成時，構成其族源的，並非僅僅是有娥氏一支，它還有東部地區的鳥圖騰和高辛氏等問題。也就是說，作為商族的重要淵源之一，有一支或許來自晉南，但不能說商族就發祥於晉南地區。當然，有娥氏本身究竟是在晉南還是在其他什麼地方，也是需要討論的。

其實，“有娥當在蒲州”，也只是一說。《淮南子·墜地形訓》說：“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高誘注：“有娥，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娥，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簡翟即簡狄，並明確地說有娥氏在不周山之北。那麼，不周山又在何地？《墜形訓》又說：“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還說：“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據此，不周山位於幽都之地，靠近海隅。說到“幽都”，《墜形訓》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也。”高注：“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馬羊，出好筋角，可以為弓。”戰國、秦漢時的雁門，在今山西省右玉縣一帶，其北部即為內蒙古的黃旗海、岱海，《墜形訓》說的不周山“在海隅”之“海隅”，是否即為岱海之海隅？值得考慮。高誘注也說：“海隅，藪也。”這個不周山也就是《天文訓》所說的“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的不周山<sup>①</sup>。而與共工聯繫在一起的，也有“幽州”或“幽都”之地。《尚書·堯典》、《莊子·在宥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等都有堯流共工於幽州或幽都的說法。《孟子·萬章上》謂“舜流共工於幽州”，《史記·五帝本紀》謂舜“言於帝（堯）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幽州、幽都、幽陵，指的都是一地。《爾雅·釋地》：“燕曰幽州。”《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燕”指戰國燕地，即今北京市、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這樣看來，有娥氏所在的不周山之北，不出今山西北部、內蒙古岱海到河北北部、燕山南北乃至遼西一帶。這一帶的民族古稱“戎狄”。而有娥之娥也即戎，《國語·周語下》引《尚書·泰誓中》說“戎商必克”，稱商為戎。《逸周書·世俘解》：“甲寅，謁戎殷於牧野。”《尚書·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均稱殷商為戎。范文瀾先生<sup>②</sup>說這是出於周人對於殷人的惡稱，惡稱固然是惡稱，但何以稱為戎而不稱為夷或蠻呢？誠如陳夢家先生所言，這大概與“殷人自稱其始妣為有娥氏”有關<sup>③</sup>。所以，有娥氏是北方戎狄的一支，它是由北方南下來到中原的。若考慮到“有娥當在蒲州”的說法，有娥氏南下有兩條路線可尋，一是太行山東側的華北平原，一是太行山西側的汾水沿線。至於這兩條路線究竟走的是哪一條，應當根

① 《淮南子·原道訓》則說共工與高辛爭為帝，“觸不周之山”。

② 范文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頁。

③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年。



據先商文化最早時期的遺存所含的成分中，是屬於冀北的因素多還是屬於山西的因素多來決定。

關於商族鳥圖騰問題，胡厚宣<sup>①</sup>、于省吾<sup>②</sup>等先生都做過很好的研究。在主張商族起源於東方或東北方的學者中，有相當多的人也是以遠古商族的鳥圖騰為依據的。然而，就圖騰起源本身而論，鳥圖騰崇拜只能視作商族與東方關係方面的間接線索，而不能視為直接證據。這是因為在圖騰起源中恰恰是不承認其父親作用的。依據筆者的研究，圖騰崇拜的核心觀念是：根本不認為懷孕生育是男女性交的結果，只認為是圖騰物進入或作用於母體的緣故。例如，居住在澳大利亞中部的阿蘭達人(Aranda)即認為，懷孕與性交及父親的作用沒有任何關係，而只是“圖騰精靈進入母體的結果”，因此，“當一個阿蘭達人的妻子為他生了一個混血兒的時候，他並不感到任何驚異或憂慮，而可能認為這僅僅是由於她吃了由歐洲人那裏獲得的麵粉的緣故。”<sup>③</sup>商人的始祖誕生神話也是這樣。《詩·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裏若剔除商周時期加進去的“天命”思想，則可以看出，商人自認為商族是因玄鳥而衍生的。對此，《史記·殷本紀》說：商族始祖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三人行浴，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這種因其女祖先吃了某一動植物或同其有過接觸而生出其後裔的觀念，正是現代原始民族圖騰崇拜中最基本的信念。這一觀念一方面反映了人類最初並不知道性交與懷孕的關係，一方面又反映了遠古先民曾存在過“原(前)邏輯的互滲感應思維”<sup>④</sup>。我們知道，由動物進化而來的人類，其最初只是在本能上有性交方面的生理要求和感情衝動，而並不知道這類行為所帶來的懷孕結果。所以遠在舊石器時代中期氏族組織和制度尚未出現的時期，人類尚不具備關於性交與懷孕關係方面的知識。這一方面是男女性交這一受孕行為和懷胎的現象(如初次明顯的胎動等)距離太遠；另一方面，他們性交關係十分隨便，而且性交未必皆生子，所以，認為性交與懷孕生子沒有關係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人類的求知欲又促使他們力圖對懷孕生子現象作出自認為合乎道理的解釋。在當時那種“原邏輯”的“互滲思維”機制的作用下(即世界上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所有事物都是互相聯繫、互相滲透、互相感應、互相轉化的)，婦女們很自然地會將母體胎兒明顯的胎動與當時所看見、所接觸或所吃的東西聯繫起來，構成原始人的因果推理，從而認為懷孕和生育是這一動植物或自然現象進入或作用於母體的結果。所以，我們

① 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第一輯，1964年。胡厚宣：《甲骨文所見商族鳥圖騰的新證據》，《文物》1977年第2期。

② 于省吾：《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③ 喬治·彼得·穆達克：《我們當代的原始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1年編，第28頁。

④ 關於“原邏輯”的互滲感應思維這一概念，可參見〔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